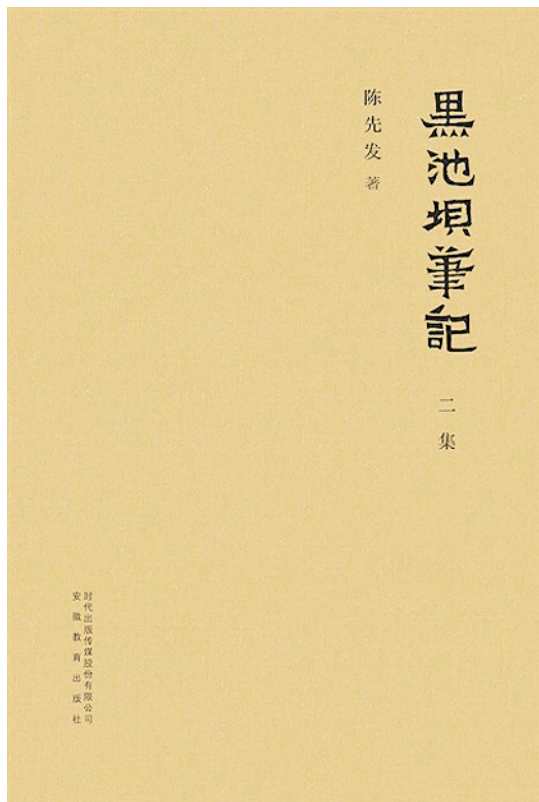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先发的『散步诗学』



阅读陈先发的诗歌和诗论是一种智性活动,充满挑战,更充满乐趣。这本刚出版的《黑池坝笔记(二)》,自然是7年前《黑池坝笔记(一)》的延续,此后或许还会有延续的延续。这些碎片式的随笔,是诗人在黑池坝湖边散步时内心的“游思”,与黑池坝既有关又无关,体现出一种断想短章式的复合文本形式。套用宗白华先生“散步美学”的说法,这无疑陈先发的“散步诗学”,而在我看来,这种散步诗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诗学,更准确地说,是一种“六经注我”式的语言诗学。诗人始终端坐在“语言的轮椅”上,以诗一般的语言谈论写作、诗歌和诗歌语言,以语言的灵性带动思辨,“融语言灵性与思想于一炉”,由此建立起个人的语言史和思想史。

诗歌是语言的艺术,也恰恰是在语言问题上,形成了诗人与诗人、诗作与诗作的根本区别。正如论者所说:“陈先发式的写作,一直

注重语言的‘在场’。在他看来,写作的最高意义是对我们时代精神的记录。”在《黑池坝笔记(二)》中,陈先发更加坚定地“通向语言之途”,有意识地凸显语言的神秘性、独创性和未完成性,以此对诗人、写作、世界和时代旁敲侧击。

语言的神秘性意味着世界的奥秘性。“一个诗人对世界和语言要完成双重的体验。一个小说家呢?对世界重在体验,对语言则重在理解,他最核心的需要,是语言的工具理性。而诗人须更深地参与语言中禁忌的、混沌的、神秘性的一面。”这种语言神秘性似乎是对世界神秘性的模仿,在“坝上记事”中,陈先发多次述说这种神秘性,比如那个令人费解的“巫师”老乔,奇异本领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;那些精神病人能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刺绣作品,因为他们更能直观世界和语言的神秘。

语言的独创性意味着语言的

个体性和思想的创造性。按陈先发的意思,一个优秀的诗人应当能够“清算语言的遗产”“恢复与拓展语言的表现力”,能够“把字和词的沙子拧成语言的绳子”“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”。个体化的语言并不意味着独语,而是意在提醒诗人自己,必须要有语言危机意识,慎重对待一切习以为常的公共性语言对个体语言的“驯化”。

语言的未完成意味着作者写作和读者接受层面的创造性。陈先发不仅强调诗人写作的主体性和个体性,更深谙读者的接受美学之道。“诗将世上一切‘已完成的’,在语言中变成‘未完成的’,以腾出新空间建成诗人的容身之所,这才是真正的‘在场’”,而“作者在一首诗中的完成度越高,读者就越难在这首诗中抵达他自己”。换言之,未完成的诗歌语言为诗人的创造和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可能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“最好的阅读,是凝视语言的发现力而抑制语言带来的每一种情绪冲动”。可惜的是,今日之读者不少还陷在“情绪冲动”的圈套里。

陈先发说,“诗学即是剥皮学”,听起来恐怖,思量起来却果真如此。剥去诗歌本质论、创作论、作品论和接受论中的某些皮相,才能裸露出“我在这里”的诗之骨肉。做到这一点,不仅需要诗人具备语言能力,更需要承受“困境”的能力。这种“困境”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困境,是“我”(此在)与“这里”(世界)之间的对立、抵制与和解,它不仅是诗人的个人困境,更是每个个体必然遭遇的困境。

情以物兴,万物唤醒诗人的情思;物以情观,诗人又以语言的神性唤醒万物的神性,古今中外的诗人诗话、作家作品都成为语言的注脚。在《黑池坝笔记(二)》的尾声,诗人曲终奏雅,“枯之美学”跃出水面,令人眼前又是一亮,仿佛直面“枯山水”,满眼皆所见,又一无所见,正如其在组诗《枯》中所写,“当我枯时,人世间水位在高涨”。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

《少年鼓手》:文学世界的自由人与孤独者

作家残雪本次出版的最新小说集《少年鼓手》共收录了残雪近期的14个短篇。新作继续保持了强烈的先锋艺术特征,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夸张与变形,营造出一个超越存在的精神世界。残雪的写作具有自由的创造性,她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姿态来挣脱那些传统文学的束缚力量。其极具个性的写作、内含的哲学力量、对文学的乌托邦式理解,令人耳目一新。

残雪的文学成就就不必细说,虽然在2020年她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前,仍是国内大多读者不太熟悉的一位作家,但在国外,她的文学成就已经多次得到了各方面实际意义上的认可:她曾获得2019年、2020年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;长篇小说《最后的情人》(英文版)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小说奖,获得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提名,并入围美国

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短名单;长篇小说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与短篇小说集《贫民窟的故事》分别入围2018年和2021年度国际布克奖。她的作品多次成为美国哈佛、康奈尔、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、国学院大学的文学教材,并多次入选多本世界优秀小说选集,在国际上素有“中国的卡夫卡”之称。

残雪的小说,语言风格和大多数评论家对其小说风格的评价印象不太一样。她往往以一种回归字词原始形态的方式,重新建立汉语的自然表达。《少年鼓手》全书的用语都十分简单,没有什么繁复的修辞或者技巧性的语言卖弄,也没有高深难解的词汇,充满了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风,简洁、明亮、坦荡,令人感到一种单纯出自语言本身的、毫无修饰的天真烂漫。

但她的行文和整体风格却很

难只用“自然简洁”概括。残雪擅长使用陌生化的技法来增加小说语言的新鲜感与象征性。她用自己独特的行文逻辑串联简单的句子,使这些简单的句子在特定的、不合常理的逻辑驾驭和催化之下,拥有了更为本真和复杂多变的内涵,令人感到汉语小说的内部言语空间存在着太多未知的可能缝隙。

由此可见,残雪的新实验主义写作,完成了自己文学世界里的自由追求,但与此同时,她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不被理解的孤独者。她的作品所展现的“先锋”性,不同于学界评价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“先锋派文学”对先锋的理解,而是一种因哲学与文学上的双重追求而必然造成的写作态度与风格。一旦谁开始读懂她,谁的灵魂就要为之震颤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书海拾贝

《竟然是真的》

作者:刘天昭
出版社:上海文艺出版社

这本诗集收录了2014年到2021年7年间作者自选的91首诗。作者以守株待兔的心态,在拥挤昏困的中年生活中,收集了许多忽然明亮的图景、忽然清晰的想法、忽然跌宕的情感、忽然如云朵投下阴影一般到访的记忆。她以小说家的舒展的语言,难为情似的朴素的修辞,写出了平实易懂的文本,然而文字背后是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洞察、对生命的深广感受,以及对“何为诗意”的坚定信念。



《书店里的七种人》

作者:[英]肖恩·白塞尔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为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店主,在20年的书店经营生涯中,肖恩·白塞尔几乎见识过所有类型的读者:喋喋不休的文学教授、喜爱炫学的行业专家、拖家带口的年轻夫妇、无所事事的退休老人……这些形色各异的读者,在让店员头疼不已的同时,也为本来沉闷的书店生活平添了鲜活的人情味。



《星之继承者》

作者:[英]詹姆斯·P·霍根
出版社:新星出版社

2027年,月球上发现一具五万年前的人类尸体。如果地球存在高科技史前文明,不可能没有任何遗迹;但若说他来自外星,则又违背进化论。同时,科研发现月球正面与背面的土壤年份相差几十亿年,而从猿猴到智人的进化链上缺失的一环一直没有找到……这一切谜团,都指向五万年前太阳系的那场浩劫,人类创世的史诗大幕,已徐徐拉开。(本报综合)

